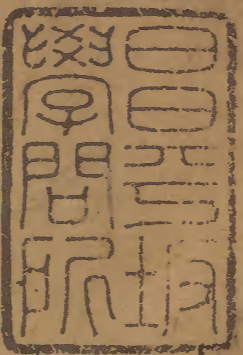


# 重刻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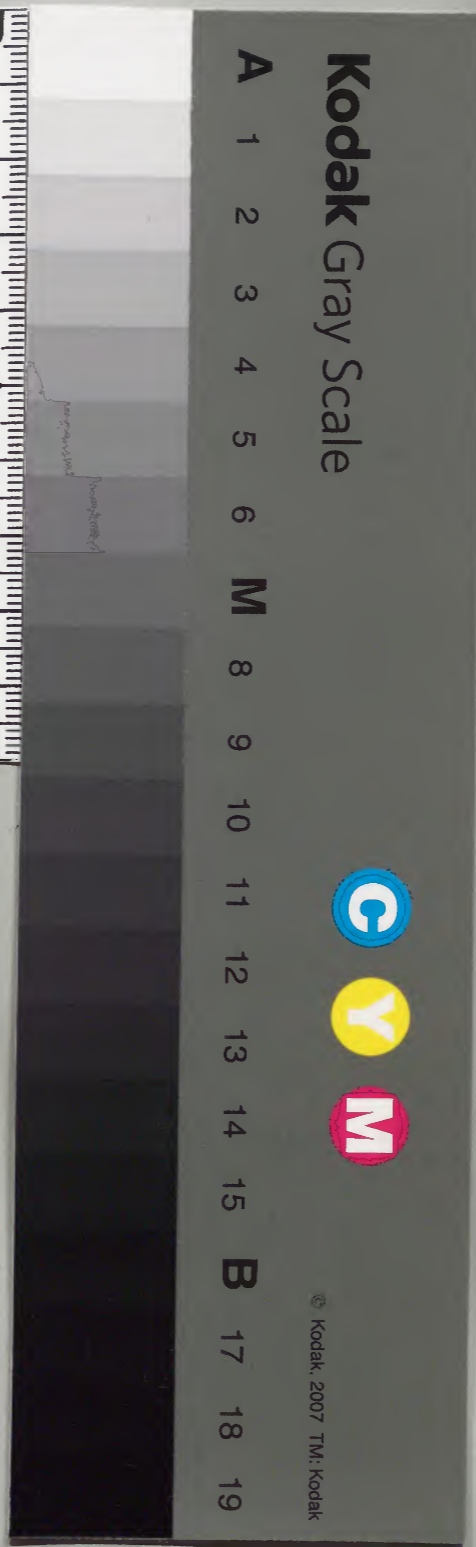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六	門
四	四	〇	
八	八		
架	函	號	類

元	五	漢
三	一	書
函	六	
一	四	
六	八	
架	〇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60
冊數	48(20)
函號	293 124

七十五卷

二十



通典卷第七十五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纂

禮三十五 賓二

天子朝位

諸侯附○周 大唐

周制天子有四朝

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

一曰外朝

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

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

石達窮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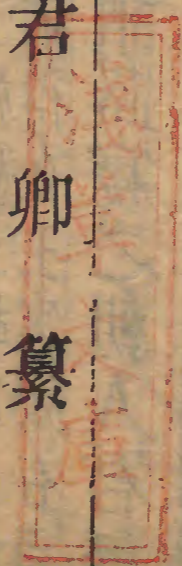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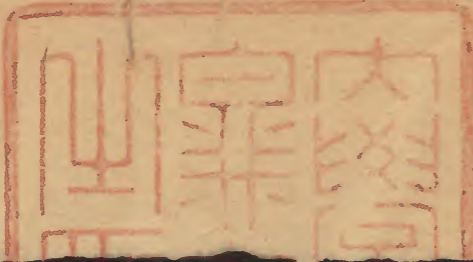
斯聽獄之時所列位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

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昏作勞有似於疲謂情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二



慢人窮人謂天人之窮無告者羣吏府史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閭人譏出入者窮人蓋不得入罷音疲 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各就位特揖一一揖之也旅眾也大夫同爵者眾揖之公卿大夫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東面王西面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免退留宿衛者未嘗為士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太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也 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

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燕寢釋服釋服服元端也 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

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

詢立君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立君謂君無冢嫡選於庶子聚萬人而詢謀焉 其位王

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

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賓以序進而問

焉以衆輔志而弊謀賓謂揖之使前序更也輔志尊王賢明也弊斷也 其時會

殷同方岳之下為壇見諸侯之法如明堂之位天子壇

土南面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二

男門西北面東上六服之外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  
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  
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  
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代一見其位亦近主位爲尊  
也諸侯三朝路寢爲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  
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  
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  
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  
寢也臯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  
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

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  
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  
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  
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  
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  
義詢於芻蕘之謀三刺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  
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  
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階前北面東上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外門之西北面東上凡  
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

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  
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  
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  
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  
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  
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旅卿在東也○大唐開元  
六年八月勅九族既睦百官有序至於班列宜當分位  
嗣王實先於主祭國老有貴於乞言比在朝儀尚爲間  
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  
等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用爲永式廣德二年九月勅

朝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例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  
式停恐有廢闕泥旣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  
常式以後亦宜准此貞元二年八月御史中丞竇參奏  
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伏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令  
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  
雨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後到九月勅一應文武百官朝  
謁班序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官爲序供奉官左右散騎  
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若  
入閣卽各隨左右省主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左右  
中侍御史在通事舍人左右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四

騎常侍之上中水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之上別立

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大夫在三品之上別立

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操都防禦使并

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

者各從本官班序御史在六品之後諸使下無本官唯授內供

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

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攝者唯聽於御史

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

右隨織扇立若入閣亦如之一品班三太三公太子三

開府儀同三品班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北河

祿大夫爵開國郡公開國三品班六司尚書太子賓客

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四品班九寺卿國子祭酒三

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

下都護上州刺史五大都督府長史上都護府副都護

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四品班尚書左右丞六司侍

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四品班郎太常少卿宗正少

卿左右庶子祕書少監左右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府

殿中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合

率更僕親王府長史司馬鳳翔等少監中州刺史下州

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大

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五品班尚書諸司郎中

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五品班子博士都水使者

萬年等六縣令太常宗正祕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

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

馬親王諮議友散官中散大夫朝散大夫朝請武班供

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奉班宣政殿前立位從北千牛將軍一入次過狀中郎將

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

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押

將一人以上在橫階北次入閣升殿夾階座左右從南

南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五

五

下牛郎將一人次干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郎將一人  
 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又押柱中  
 郎將一人排階中郎將一人階下押散  
 手仗中郎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  
 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閣人各依本職事立非當上  
 人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次其入閣升殿除千牛  
 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衛中郎將充其諸衛及  
 率府中郎將不得升殿一品班  
 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開  
 國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  
 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  
 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  
 官冠軍大將軍左右領軍衛左右  
 監門  
 左右衛中郎將太子  
 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  
 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  
 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  
 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

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軍爵開國  
 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翊衛郎將親王府典軍親王府副  
 典軍下府折衝都尉  
 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  
 遠將軍遊擊將軍都尉  
 騎將軍爵開國子開國男  
 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  
 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為  
 首自周及漢未有中  
 書西漢時中書主文書即今之宦  
 者主文書謂文書家  
 是也時尚書之職猶微至後漢尚  
 書職重方為百官之  
 本所以尚書郎下筆為詔詔出言  
 為策令魏文帝置中  
 書則今尚書也其尚書出外則今  
 之尚書是也且周禮  
 六官盡管天下眾務後漢尚書亦  
 然及魏置尚書則中  
 書廢矣尚書乃重設也如制處置  
 中書門下便下百司  
 豈非省便何乃下尚書省尚書方  
 更下詔諸司豈非繁  
 重者乎昔荀勗溫已有此議今  
 實參不  
 徵其變更不辨其省恐非通才達  
 學之士  
 東宮官王府  
 官外官次之太三少賓客庶子王  
 傅既為師傅賓相  
 不同官屬  
 太常宗正丞  
 並隨寺望合  
 尚食奉御尚藥奉  
 請依舊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十一

御本局既隸殿中省諸王府官行列合以王長幼為序檢校官兼

官及攝試知判等官並列在同位正官之次其有行所

正官班序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

都防禦使兼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外餘應帶武職事

者位在西班牙仍各以含元殿前龍尾道下叙班舊無此

本官品第為班序於通乾觀象門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文武官

奏更於龍尾道下叙班既非典故今請停廢

行立班叙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

其退朝並從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武官充禁

軍職事准舊制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准

者並請朝參詔例其集賢史館等諸職事辭見宴集班列先後請依

二年七月禮部公式令在諸王侯上餘各依職事官品

為叙職事同者以齒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職事與

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

次之勳職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者爵

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親王

嗣王任卑者職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以下職事官

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

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

四品下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下

男在從五品下即前資官被召及赴朝參致仕在本品

見在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依職

事諸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儀制令在

百官例自餘朝集及須別使臨時聽勅進止儀制令

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五品以上

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參文武官五品

以上仍每月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

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不在此例其

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

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

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九品以上應朔望朝

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



以上者着珂傘周喪未練大功未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伏望且許依前分日參待戎事稍平加以俸祿即依恒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並頃停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勅旨二品武班宜以左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兼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羣僚宜依本班朝會餘依四年七月勅自今以後嗣郡王宜列於本官班之上其庶子宜在少卿之上

天子三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工商婦人等贄

周 魏

有虞氏舜典云修五禮五玉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太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

一死士執雉玉帛一死所以為贄也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珪璧如五器禮終即還

之三帛二生一死則否也○夏后氏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周制凡贄天子以鬯鄭氏云天子無客禮以鬯為贄者所以灌

用告諸侯執珪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

人執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飾如虎皮豹皮帛如珪色繒也羔小羊也取

其羣而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行雉取其守耿介死

而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行雉取其守耿介死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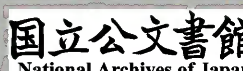
飾羔鴈者以績皆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畫績此諸侯之臣與夫天子之臣異者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歟此孤卿大夫士之贄皆以爵不以命數凡贄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非為禮之無庭實也相禮而已纓馬繁婦人之贄棋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物也拾謂射鞬也物也棋榛棗栗果名棋枳根也有實今邳剡之東食之榛似栗而小棋俱兩反○說曰古者人君及臣重於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事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摺大

珪執鎮珪藻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珪視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厚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鴈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為臣之屈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為贄不必飾以蒲穀諸侯賓射之時卿大夫士亦皆執贄見其君如天子卿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德者也○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

後從特進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按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公大將軍實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珪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珪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主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其率諸侯以朝則執桓珪自非朝宗則如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進則執璧今二王後諸王若入朝觀一公率以進退則執桓珪其朝王則與羣公執璧按

周禮王官唯公執璧漢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狐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朝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實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覲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壽永安長秋城門五校

左校右校前校後校中校



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鴈以績諸侯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鴈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今王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禮服從大夫如前執鴈可也州牧郡守未賜者宜依大夫執鴈皆飾以績諸縣千石六百石今古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鴈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於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

從士禮執雉可也

信節

周制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璋穀珪琬珪琰珪也有王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珍音鎮下同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為之凡邦國之使節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為節以金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禮以相別為信明也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英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或云英蕩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五 禮三十五

以返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

人遠出至於邦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司門為之

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為之節節不過關不用節也變司市

言貨賄者璽主通貨賄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

小都大都之吏皆主理五途亦有人也符節漢使者所擁

中諸官詔符也璽節如漢之印章也旌節漢使者所擁

節是也將命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此道里日時課

如漢之郵行者有旌矣以防客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

法式藏於掌節小行人職云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

管節皆竹為之鄭注云管節如漢竹使符也都鄙者公

之子弟及卿及大夫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夫采地之吏耳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無節者有

以傳者節為信璽傳說所賫操及所適也

幾則不達內之琬珪九寸而纁以象德以結好也琬猶園

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穀珪七寸以和難以聘女珪穀

亦王使之瑞節難讐也瑑珪璋八寸璧琮八寸纁皆二

聘女納徵加於束帛也瑑珪璋八寸璧琮八寸纁皆二

采一就以覘聘璋以聘后宗享大夫衆來日珍珪以徵

守以恤凶荒珪制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以徵諸侯牙

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理兵守二璋皆

之飾於琰側兵守用兵琰珪以易行以除慝琰珪亦王

也琰珪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易惡大璋七寸射四寸

行令為善者則以此珪責諭以告也

諸侯以聘女束帛也

通典卷第七十五

通典卷第七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六 軍一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禡肆師為帝

位帝位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祭名孔穎

達云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殺戮故求便

宜社主陰萬物於此斷殺故曰宜造至也謂至父祖之

廟也言禡者辭時先從卑不敢留尊者久也將出者謂

行幸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地為兵禱也其禮亡其神

巡狩禡祭者則以黃帝蚩尤之神故皆受命於祖以遷廟

之地禡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六

主載於齊車以行告祖以行示不自專故言受無遷主

以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

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

遂埋於階間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用事命太

告之凡出必用牲幣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諸侯將出征宜禘造禰及無遷

主以主命並如天子之制○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

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

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

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北齊大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

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其日備法駕乘

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

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祏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

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

川源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

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

又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曰建牙旗於壇

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

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爲墀而禡祭大司馬奠矢  
有司奠毛血樂奏大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  
皇帝禱祠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  
用命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卽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  
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  
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記年號月朔陳六師凱  
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天子行幸有司祭所過名山大川岳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  
如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蒯城南幸乾河

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稷帝齋於臨朔宮懷荒  
殿與告宮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  
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  
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  
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  
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投節度遂出其大駕具是歲  
行幸觀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祠黃帝行禡祭皇帝及諸  
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坎  
神座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  
轅神座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行



宮○大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輓祭 周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師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輓王自左

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輓遂驅之 行山曰輓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

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輓音蒲末

反菩音負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 軹謂兩

音軹前也轉音衛軹音範○後周迎太白出國門而輓祭○隋制皇

帝行幸親巡狩則輓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

象設埋埒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

饌埋於埒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軹乃飲授爵遂轢輓上

而行○大唐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周 宋 隋 梁 陳 北齊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

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 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

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兵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

專於農平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

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 鼓人職曰

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

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鐸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

特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

伍之司馬也鄭元謂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六

謂之公司馬者雖卑亦同其號鼓音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

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

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

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止虞人植

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豸獻豸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為禡仲夏教芟

舍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軍從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師以

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

宮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芟舍草止

草止之法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微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

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夜事戒夜守之事遂以苗田如

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

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

丙之在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師都載壇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

或載壇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

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皆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雲氣遂以

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秋田為獮獮殺也

主用網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網止祓當為方仲冬教大

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月簡軍實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一 五

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  
 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獨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  
 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虞人萊所田之  
野芟除其草萊  
 為可陣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  
 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  
 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羣吏聽誓於陣前斬牲以左右  
 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嚮表  
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  
 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仲  
 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  
 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司  
 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  
 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奔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  
天子六軍三三而

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  
 作其士眾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帥旅帥也司馬振  
 鐸以作眾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  
 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首至第二表也三  
 鼓者鼓人也攬讀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攬攬者止  
 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閫鞶聲不過閫鐸聲不  
 過琅閫音吐剛反閫音土答反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  
 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  
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及表自第三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  
前至前表  
 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闕車一  
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鏡所以止鼓也軍  
退卒長鳴鏡以和  
 眾鼓人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  
 遂以狩田以  
 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發鐸而鳴鏡  
 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

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

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符言狩取之無所擇也軍門

日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

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

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元云險野人既陣乃設驅逆之

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車有司表貉於陣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者逆

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鞶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

續結項中軍法止語為柝疑惑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有虞氏之旌

旗也下謂弊也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獲者取左耳鄭元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

當以計功多少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謀及所弊至所弊之處

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

也疾雷繫鼓曰馘謀驪也書曰前師乃鼓鼓譟亦謂喜

也馘音駭徒乃弊命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徒

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

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

君子習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制曰天子

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氏傳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治兵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一 七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者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旗之

名通帛為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檠質樞也檠門中臬也葛或為褐檠五

結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擊掛則不

得入車軌塵塵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掩禽旅掩取衆禽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

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

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左臑而射達於右臑為上等臑臑前骨也音虞二五

反二為賓客謂射右耳本為次等三為充君之庖謂射左臑達於右臑為下等

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宋文帝元

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尅

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

公百官便座慢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

權乃備鞞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  
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  
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  
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  
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  
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  
中奏嚴上水一刻槌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  
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留守填

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  
三刻奏槌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次直侍中  
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劔履進夾上  
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  
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  
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  
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  
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以次引出警蹕  
如常儀車駕出讚陞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  
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廻輦

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  
 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所立反戟武賁  
 毛頭文衣鷓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  
 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  
 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反鉞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  
 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反鉞圍旗鼓相見衛枚而進  
 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  
 不射鳥獸之內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  
 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

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  
 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  
 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  
 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奉充庖  
 厨正厨置罇酒俎肉於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哺正  
 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鉞戟復鞘再嚴先置  
 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着黑介幘  
 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  
 御座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  
 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

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閣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北

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鈹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內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



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  
命有司每會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韜刃而  
還夏苗秋獮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  
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  
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  
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  
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  
旗爲柙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  
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

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馮於前以太牢祭黃  
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墀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  
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遂苗田仲秋練兵  
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祔教習之儀並如古周  
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人及西域東胡  
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  
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  
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  
騎五千匹前一日諸侯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  
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廻令卽留軍所監獵布

圍圍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鬪猪車

車飾

如木輅重輞輪允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

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鏡簫

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

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鬪猪輒有司歛大

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歛小綏乃驅獸

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

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

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

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達

於石臑

五口反

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臑達於右

鬪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

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

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

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

師小獸私之○大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幸涇陽之

華池校獵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代長進

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過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

既而笑曰狂發耶代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

即忠貞觀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

斷絕上乘高遙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

以避之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得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翮飛豈暇翔飛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魚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合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則命為決虞箴遂孔彰手制日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時因暇景為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卿有箴規輔予不逮今賜物五千段用以勸開元三年十月大蒐於岐州鳳泉湯屬夜雪天寒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其蒐狩之制具開元禮

出師儀制揚兵講武附○周漢後漢魏晉東晉宋後魏北齊隋大 唐

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明之司馬法曰上下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致謂鄉師謀是謂參之及授司馬掌五兵五盾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較次之司兵掌五兵五盾牙五盾者干櫓之屬也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之授二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武車亦革

路也取其建武卽云兵車取其威猛卽凡軍旅會同合

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習也車亦有卒伍

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玉輅之儀虎

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旅賁

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太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王通鼓佐前有水則

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旌首以警

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有所舉各以其類象之

列也士師謂兵衆也虎取其有威行前朱鳥而後元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陣象天也急猶

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進

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

挈畚以令糧鄭衆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或

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止於此當廩假之處故

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懸畚於其所當廩假之處故

軍望見知當廩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

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便事也凡軍事懸壺以

序聚橐鄭衆云懸壺以爲漏以序聚橐以次更聚繫橐

及戰司馬巡陣視事而賞罰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聲鉞所

樂曰愷獻功於社也故城濮之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  
 春秋左氏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鄭眾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  
 主車之敗於殺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  
 鄭元謂厭次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師散王親  
 之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之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  
 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  
 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  
 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  
 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  
 船孝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  
 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管子徒人於

邊以起軍伍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抵戲○後漢初立  
 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  
 兵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用鹿麋太宰令  
 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驛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  
 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  
 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  
 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  
 宮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  
 耀兵於平樂觀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武賁中郎  
 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

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年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皆統於碩起太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軍士數萬人結營爲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爲上將軍行陣三匝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

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於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大閱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蕃鎮相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後朝廷無事焉○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川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後魏明帝永興元年九月十月之交親行驅劉之禮孝成帝和平

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  
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  
黃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廻轉易以相赴就有飛  
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  
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  
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  
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  
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爲塲爲三軍進止之節輿駕停  
觀遂命將教衆爲戰場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  
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

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槩者次之弓箭爲後行  
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  
則跪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  
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  
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嶮  
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塲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  
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立五綵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  
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通步軍  
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  
駕鹵薄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

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王先舉為客後舉為主  
 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隋大業七年征遼東參  
 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馬  
 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燾十隊為一團團有偏將  
 青纓拂建後狻旗第二團絳絲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  
 纓拂建狻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  
 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駿旗  
 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鞞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  
 柁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鑊吹一部鏡二面歌籥及笳又  
 各四具節鼓一面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  
 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  
 一團每隊給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給蒼隼盪幡一第  
 四團每隊給烏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胄等各稱  
 兵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輶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  
 數受降使者一人一騎輶車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

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  
 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  
 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  
 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鑊鼓俱  
 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  
 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虬槊二張大將  
 在其次韃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鑊吹次第三團次  
 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  
 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  
 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



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

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大唐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澧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尙書臺以觀之

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尙書於此因爲名今請改爲講武臺從之

五年三

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

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驢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傷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爲沍寒所傷故至春不長今月令首種稷非麥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十二

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征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  
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元宗親環  
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  
坐於燾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  
振翊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  
宥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  
失斬之上既怒唐紹衆情猶冀寬之會右金吾將軍李  
邈遽請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邈尋有制  
罷邈官遂薛納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  
節部頗亦失序唯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納等  
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

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書

漢高帝初爲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軍部者諸將東出陳倉收秦  
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耶拔節鉞跪而推轂○北  
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  
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  
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  
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  
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  
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

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  
出征遣太祝以牛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  
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太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  
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  
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猥肫一釁  
鼓皆告祖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  
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禮畢命有  
司宜於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  
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唐  
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

隋

大唐

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  
爲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  
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  
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  
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  
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大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  
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於太廟二年  
五月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故地凱旋獻捷於太廟四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七十六 禮三十六

三三

年七月秦王平東都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  
以王世充竇建德及隋文物輦輅獻捷於太廟貞觀四  
年三月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永  
徽元年九月高侃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通典卷第七十六

通典卷第七十七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七 軍二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周 漢 晉 宋 北齊 大唐

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於周氏雖更相吞  
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  
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戡敵實寓大  
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  
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畧存古制焉周制天子之大射  
天官司裘供武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武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卿大夫以下所射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夏官射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也

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

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二耦射豨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

節二正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居外三正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豨胡犬也士與士射以豨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節

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若王大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豨音岸

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十步鄭元謂狸善搏者也

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

豨五十是也三侯者司射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

讀曰慘慘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高等也高

廣等者謂侯中也大射以反飾侯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

引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天子賓射於五采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朱白蒼黃黑其侯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禮三十七

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五采之侯即謂五正之侯也其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尺朱方二尺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

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七丈二尺下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為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上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

綱與下綱出六寸緝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之節也鄭衆云綱連矢繩也緝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籠綱者舌維持侯者緝音三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

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熊侯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卿大夫射虎射豹者當為君禦四方之難示服猛害也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箛

箛成於堅箛盛矢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器以獸皮為之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日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日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日躡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豸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三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記卷二十七

三

簾皆從其弓

從弓數也每弓一簾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

戰野戰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

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

諸散射

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

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矢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侯也二者皆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第矢象焉第之言荆

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荆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

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

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

國中其餘否

臣不習武於君側

箭籌八十

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畧以上為偶也正

貴全數也其時衆寡從實

長尺有握握素

握手所持處也素刊

楚朴

長如筈刊本尺

刊其所持處也筈古我反

福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

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博廣也一兩端為龍首中尖為蛇象君子取矢於福也直心身相交也龍君子之類也交者

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

○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

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

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王人也宣帝甘露三

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

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

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



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意○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

屬軒朝中訂音亭朝音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

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勾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

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勾者惡則直者善矣諸侯大

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體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

祭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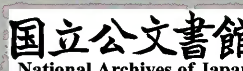
侯凡九十糝侯七十豨侯五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

近也狸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中車張三侯大侯之

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豨豨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

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中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崇高也高必見

鵠所射之主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



教法於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日和二

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興舞禮而用也行鄉射之

衆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而

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俟也主皮和容與

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舞謂發矢手如舞當射之

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又使君國中射

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果則皮樹中

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中翻

旌獲尚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

文德學在郊閭獸名大於驢一角於境則武中以龍旌於境

或曰如驢蹄岐折羽為旌隣國君射畫龍於旌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

尚文章也通帛為旌士鹿中翻旌以獲無物唯君子有射於

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

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一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

麇三發射獸頭二品三品二十五發射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

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侍官御

仗以上十發射下五發射上又季秋大射皇帝侍大駕

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

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獸頭二品四十發發

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

品三十八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五品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記卷之二十七

六

第三埒三十一發

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六發射塵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

品第四埒二十七發

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七發射塵一發射帖

第五埒二十一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八發射塵一發射帖

埒十六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品第七埒十發

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

大將大尉公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於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

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三案於殿之庭若遊

宴射則不陳樂懸

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

政術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開元八年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

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

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  
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  
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  
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  
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  
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下大射展禮先王朔  
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  
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

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  
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射侯儀具開元禮○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為弧剡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  
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  
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謂澤宮

澤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

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

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口大射

以其事大禮重故謂之大射

天子

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

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

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

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

二曰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

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講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

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

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

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

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

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

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

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芣者樂不

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官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賢衆多也樂會時者狸首

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于以

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芣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禮二十七

九

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元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放也書曰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通典卷第七十七

通典卷第七十八

唐 京兆 杜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夏 魏 晉 東晉 周 漢 後漢 宋 齊 北齊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會則

日蝕可知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公也警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周制曰日有蝕

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

矢又以朱絲繫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為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

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

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

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

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

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

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諸侯迎尸

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曾昭公十

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

柝言衛其隅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

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

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

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劔立其戸前衛尉驅馳

繞紫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義摯虞决疑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

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

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

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

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三十八

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爲正月之日太陽虧曜  
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  
獻酌之報是爲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  
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  
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  
則聖人垂制不爲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  
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  
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  
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勅

有司爲救日蝕備旣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  
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  
令豈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  
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冕等對曰歷候所掌  
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  
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口體使光景有虧故  
謂之日蝕或一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  
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  
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  
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



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  
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  
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爲其兆至乃  
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  
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  
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  
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  
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  
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

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朔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  
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  
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笏若  
口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  
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  
論災消異伏又以竈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  
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此則  
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  
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

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彧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爲準繩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甲辰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宋因晉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大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曾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等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

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  
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  
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  
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濕上水一刻內外戒嚴三門者閉  
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  
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禱單衣  
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劔出  
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大  
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  
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  
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加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  
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  
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  
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  
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  
也晉劉遐議曰以爲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  
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

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熊以爲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  
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遠慎諸物近慎  
諸已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  
兵其宜合同張侯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  
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  
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  
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  
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  
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  
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  
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  
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  
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  
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  
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與兵駭旅施  
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  
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  
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 馬祭附 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種謂上善

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為三焉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

師四圍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

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

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師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

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

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十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

詩云駑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駑馬自圍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

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趣音倉走反趣馬掌贊正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巫

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於校人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所以知疾處乃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

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者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謂皆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八 禮三十八 八

有物色及賈直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春祭馬祖執駒為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虜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為龍馬鄭眾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駟鄭元謂執駒猶夏祭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先牧頌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特謂驟之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驟音繪練馭者合皆善也鄭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元謂僕馭五輅之僕馭馭夫馭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甲庚丙壬戊為剛日乙丁辛癸巳為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

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冑也冑熊皮者以魍魎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不磔春位不殺且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難暑盛德所在無所攘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二十八

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難以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

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

以送寒氣大儺為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

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大屬金冬盡春興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後漢

季冬先臘一日大儺儺却謂之逐疫有漢舊儀曰顓頊氏

疫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魍魎鬼一居人

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

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其儀選

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

赤幘阜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女以

穀播酒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方相氏黃金四

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

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

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

黃門唱佞子和曰甲作食廵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

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

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蟲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魍魎斬獠狂委蛇腦方良四耕

仲而殲游光注曰魍魎山澤之神獠狂惡鬼委蛇大如

車載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魍皆旱鬼惡水故因弱於水

中使不能為害夔魍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

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七十八 禮二十八

十

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獵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塵埋蒼曰獠狂因作方相與十無頭鬼委音虛獠音休律反埋避移反

二獸舞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京東

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振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

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

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

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

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

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鬱壘主閱領眾鬼之

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

虎於當門食鬼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

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

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

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皂襦

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

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

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戊夜

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戌四唱開

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

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



徧於禁內分出於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閭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讎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讎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侷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爲唱師

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與鬮牲胷磔之鬮普逼反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制季冬大讎及州縣讎禮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第七十九

禮三十九 凶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親事附。周前漢後漢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三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

疾故不悅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

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位外

宗叙外內朝暮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七十九 禮三十九

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也呵譴小宗伯懸緘冠之式

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髮笄

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五日官長服

官長大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

夫士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

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宮

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

者賤者居聖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

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綿絮

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

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

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帝初登遐

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為家雖

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天命有終

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

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

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為晏

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

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

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葬而嗣帝已立

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文帝遺詔其令天

乾隆十二年校刊

禮二十九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

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

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

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

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意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土穿曠寘漆事師古曰穿曠出土下棺也已而寘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

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

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栢黃腸

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美門容大車六馬皆藏

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

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好以

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後漢志

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

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七十九 禮三十九

三

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  
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  
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  
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  
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  
襦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  
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  
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  
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漿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  
一丈二尺深三  
尺漆赤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

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  
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

以代古之珪  
璋從簡易也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以銅  
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合  
會爲大信也

小改如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

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

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

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

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

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

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

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

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  
諸弟子立學號爲四姓小侯

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

疏壁琬璜

有捷虛也謂珪璋璧琬琰琬璜之渠眉

沙

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

喪大記曰君蓋用漆

衽小

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

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

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城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

制刺史二千石刻侯任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請侯王道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葬儀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  
帳皆以簾車皆去輔轆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太僕  
四輪輶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  
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  
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  
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元衣朱裳執  
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  
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樞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

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谷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  
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  
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  
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  
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  
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  
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  
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諡進太常  
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

太史奉哀策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  
 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  
 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  
 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參繆紉長三十丈大  
 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  
 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  
 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  
 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  
 隨立陵南美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  
 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

衣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  
 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  
 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  
 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  
 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  
 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  
 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  
 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鄭元註既夕曰陳  
 明器以西方南端為上也筭八盛容三升鄭元註既  
 夕曰筭者  
 種類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  
 也

容三升醯一醢一屑鄭元註既夕曰  
 屑薑桂之屑黍節載以木柎



柝所以皮苞屑甕瓶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

柝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朝中亦短衛彤矢四骨

短衛既夕日獼矢一乘骨鏃短衛鄭元曰獼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

生時獼矢金鏃凡為矢五分奇長而羽其一獼音候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

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元註既夕日槃匝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

鍾十六無篋罇四無篋爾雅曰大鐘謂之罇郭璞注磬日書曰笙罇以間亦名罇磬

十六無篋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篋壘一簫四笙一篋一

祝一敬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

和而末干戈各一箠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元註日箠矢箠輓車

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元註禮記日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

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

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

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

匠日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

徒日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日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

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

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克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

戶西向于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

常跪日白上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日

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

半塗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容根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

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苦耕切騎皆從容車玉帳

下司徒跪曰請就輦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

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

上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如

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

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

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

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

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犧牲不

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

后崩司空以犧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

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典喪事

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

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

辭太常導出中常侍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

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

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

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鑿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二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柩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

毛皇后崩未葬詔官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

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以

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權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曰答權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極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宜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

王廬復應何所權雍議按此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於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經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駿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禮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

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輦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爲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

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門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輜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脰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

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義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旣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旣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

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壙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爲視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

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朽骨爲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

變改是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  
事矣今爲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  
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  
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  
勢旣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  
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  
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  
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

又以長陵爲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  
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  
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  
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  
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  
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  
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  
憂朕爲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  
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



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第七十九

通典卷第八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一 凶二

總論喪期

唐

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後周 齊 大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

賈公彥曰此黃帝時也是以其心喪終身

虞書稱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

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也謹喜悅也

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矣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八十 禮四十一

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

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

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

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

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

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顏師古曰令謂

此詔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

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

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

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

說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

近代學者因循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古

日言此詔中無文者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

皆以類比而行事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縗絰凶

自後遵之不改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

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

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  
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葬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  
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  
三年及元后崩葬反自  
服三年顛倒姦繆若此○後漢鄭元云書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  
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  
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旣葬與人立君言王事  
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  
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

明趙商答曰二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  
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爲可謂  
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  
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  
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  
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謂光武  
明帝時絕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  
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  
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之十 禮四十一

三十一

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  
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殲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

俗勅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直經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衷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遵禮不宜反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愈乎元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元知無君  
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爲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  
崇父子之服况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  
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  
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  
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  
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  
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

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  
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  
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  
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由以荒  
大政也摯虞以爲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  
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  
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  
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

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

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旣卒哭卽位之後除縗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卽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直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旣不通據經所言是唯

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旣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旣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旣葬王

政人於國卽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虢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固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齋示義而信以爲食旨亦其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昨日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  
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  
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  
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禱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  
是常郊耶天地猶然况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  
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垺室垺音牧鄭元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爲壇  
去壇爲墀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墀此豈  
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  
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  
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

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爲諸侯  
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  
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纒麻故  
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旣  
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  
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  
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  
不加於采諸侯旣卒哭卽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旣執  
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云纒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



通典卷八十  
以雜於吉也此除纒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  
纒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經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  
以上卒哭除纒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經此諸侯纒麻除  
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罪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  
諒闇此爲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  
哭除纒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  
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

賜以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  
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  
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  
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  
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  
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  
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  
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  
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  
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尙幼宰傅相之命

諸賢傳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  
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線經征秦遂墨線以葬書春秋  
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線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  
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  
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  
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  
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  
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禫意欲以求  
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

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已忌日舉哀如  
時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  
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帟徙月後吉不宜立異  
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  
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曰  
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旣祥之  
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  
衣元冠矣旣祭乃服禫朝服縵冠踰月元端以居復平  
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

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爲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候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釁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

兩月內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社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霏啟先王制禮應在總麻服詔欲降周霏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

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  
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  
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  
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  
卽帝之祖母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尙  
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  
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  
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  
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  
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縗周  
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

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  
侍郎王准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  
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  
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  
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  
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閭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  
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廨設廬太子心喪  
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  
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

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  
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  
以爲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旣葬  
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  
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  
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  
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  
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卽位踰月而葬葬而卽吉詔  
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  
曰伏惟天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

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  
典冊續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  
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  
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  
日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  
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續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  
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續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旨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  
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卽吉內職羽林中郎已  
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續服者變從練禮

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卽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卽吉旣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練服則當除練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旣虞卒

哭剋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旣表練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卽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

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  
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  
訓乃戡讎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  
為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  
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  
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  
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  
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衰  
巾奉迎之幕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

盞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陵所行三年之  
制五服內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  
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  
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  
服五服內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  
日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  
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  
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  
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

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  
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  
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  
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  
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

奔山陵附。周

後漢

魏晉

東晉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  
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  
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

未久

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

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

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  
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  
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  
之臣不得變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  
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元駁云禮天子於諸侯  
無服諸侯爲天子斬練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  
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貽又王使毛伯來  
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  
焉天子於魯既含貽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睦生睦音雖說諸踰年卽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

之不加禮也韋生之說非也鄭元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旣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

墳斂髮組經言除斂髮組經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卽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責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組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帟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僚奔散義兵旣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卽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

應受議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孫甯之變蘧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

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  
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代之法應在犯  
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  
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  
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  
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  
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  
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  
不敘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  
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

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  
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  
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旣去雖不及哀臣  
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  
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  
當於縞素旣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  
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元冠致敬宜曰  
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  
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  
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

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心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旣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宜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侯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孝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况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

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  
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  
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總服  
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  
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  
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  
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十中詔公卿校尉尚書

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爲動變更以  
天子之禮天卽反風歲卽大熟北鄉王親爲天子而以  
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  
當如常司隸校尉中舉議以爲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  
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薨之日  
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  
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  
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諡詔從之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不哀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乖之來代僕射江寔音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允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桓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八十九  
禮四十一

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允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子之

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母服附○東晉宋陳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

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總麻三月成服仍卽  
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  
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  
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  
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  
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  
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  
舅總麻本在服例但縗經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降之  
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總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旣竟  
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

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  
可以無服按禮爲兄弟旣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  
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  
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  
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旣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  
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  
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  
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  
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旣除縗麻不可以重  
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



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  
按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  
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  
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  
齊斬重制猶爲功總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卽  
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  
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  
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  
年有司奏光祿大夫主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  
應西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

二十五日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  
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  
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  
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爲定制元嘉年季禍難  
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  
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  
釋素卽吉以爲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  
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  
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日但重服不可頓除  
故變之以織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

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爲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  
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  
制旣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元縗旣是心憂則無所更  
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  
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日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  
心喪以二十五日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  
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  
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日又爲王濛所難何佟之儀注  
用二十五日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周二十五日爲斷今  
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

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  
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  
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  
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  
縗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  
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  
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  
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

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  
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  
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  
爲太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况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  
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蒯  
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  
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第八十

文化甲子

